



抢,还是不抢

□ 李小米

红包本无罪,却成了朋友间的心病

微信里的红包,抢,还是不抢?友人老孙对我抱怨,而今看人的眼神,都不能聚焦了,都是因为长期盯着手机屏幕给害的。老孙说,上卫生间也要拿着手机,半夜也爬起来盯住手机,生怕漏掉了一个红包。一天一天从抢得的红包里提取现金,有窃喜的感觉。可我一眼望过去,他干瘪的眼圈,迷离的目光,有些影影绰绰了。

抢红包,也让人有强迫症。在心里总是琢磨,下一个红包,啥时候飞舞而来。微信群里一阵阵地欢呼,各种表情次第飞来:走啊,买酒去!偷偷看我喜欢的人不在!发红包的人都是男神、女神!一个微信群里每天喊“谢谢”的回复,都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

你抢了人家发的红包,不能总是潜在水里,装千年乌龟的深沉,连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叫一声谢谢吧。老孙起初在一个微信群里抢了红包,是不叫“谢谢”的,后来被网友揪出来,遭到奚落;啥人品啊,叫声谢谢比你叫声妈还难么?老孙那天在手机前脸红了,赶紧道了几声迟到的谢谢。从此,老孙嘴巴学乖了,如涂了蜂蜜,每次抢得人家的红包,都要变化着词儿给人家点赞。

老孙这种废寝忘食抢红包的劲头,让老婆发火了:“啥德行啊,抢红包真能养家糊口?”老孙嘿嘿地笑,看那些红包落入别人的钱包,心里还是有些失落。

老孙在小区大门口摆一个水果摊谋生计。抢红包上了瘾后,他常常坐在摊子前鸡啄米似地盯着手机“啄”红包。老孙抢红包总是反应快,群里有人叫他“一指禅”。有一个月,老孙在几个微信群里抢红包抢了3000多元,还乐呵呵地买了卤猪头肉请我去他家喝了一次酒。老孙得意地说,我发觉抢红包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网络时代,有谁能够逃避被人点赞的诱惑?这个也让人上瘾的。苏老大是一个老板,不差钱,可好多人抱怨他吝啬,抠门,很少见他请人吃饭却常常在喊:“哪天有空,聚一聚啊。”有的人往往是这样,可以满腔热情地热爱全人类,却对隔壁邻居家起了火无动于衷,对现实生活中亲友的冷暖麻木不仁,对网络上的点赞嗷嗷待哺。老苏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个月,他在几个群里发红包上万元,被群友欢呼拥戴为“男神”,一旦老苏出现,众群友奔走相告:“大王来巡山喽,大王来巡山喽!”接下来,就是老苏机关枪似地发红包。在那些群里,老苏博得了厚道、仗义等等诸多美誉。

一天不发红包,老苏就觉得茶饭不思,心里痒痒,而群里的人,也对他望眼欲穿,有好些朋友圈里的女性朋友的目光,正秋水盈盈呢。有时,老苏镇定地对自己说道:“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我得戒了发红包的瘾儿,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吧。”可至今还是没能戒掉,毕竟,那些点赞,给自己精神上输液,是不能贸然拔掉针管的,一旦擅自拔出,血就会汩汩涌出。老苏对我说过一句话,接触人越多,对动物的感情就越深了。“啥意思?”我问老苏。老苏抱着腿对我反问道:“为什么,人总是那么贪婪?”

我把老苏和老孙拉进了同一个微信群里,老孙给老苏发红包后的点赞,几乎每次都戳到了他的心窝窝里。有一次,老孙还在群里心疼地对老苏说:“哥啊,别发下去了,你事业还要做大啊……”老苏在一瞬间几乎泪崩。不过,老孙这句话,让老苏激动得又接连在微信群里发了几个大红包。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把老苏与老孙叫到了一起,两个在微信里称兄道弟的人,竟然吞吞吐吐尴尬不已。尽管老苏那天主动请吃饭,但老孙慌慌张张地声称家里有事溜走了。

抢,还是不抢?发,还是不发?依然是困扰老孙老苏的两个问题。



耕耘山水间

李忠波

摄

家兄的坚持

□ 鲁志枢

丧事从简,是家兄对自己的交代,也是他对家人、对社会的态度

家兄鲁志强去世半年有余。他是我国1960年的全国劳模。早在两年前,他就将其所有积蓄和资产的70%捐给了当地慈善机构——敬老事业“基金会”,留给博士儿子的只是精神遗产:著作、相册和书柜。去世那天,他儿子说:“遵照老爸遗嘱,丧事从简,只通知几位至亲将他骨灰撒到长江,以了却心事。”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家兄是个资深医务工作者,相信科学,不迷信。他一贯认为,丧葬奢华现象既扰民又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有违生态科学。但我万万没料想到,他竟如此“从简”。

记得在他住院期间,就多次和我商讨过后事,像写文章似地诉说观点。他说,国家民政部早就明确说,要大力倡导殡葬新观念,不要忌讳,不要觉得不吉利,要积极推进公益性绿色殡葬。但他奇怪的是,时至今日,除了深圳杭州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推行生态殡葬较好外,很多省市不仅毫无进展,个别地方甚至以“民众不接受”为由拒不接受生态殡葬。

想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棺葬”改“火葬”不也是阻力很大吗?而如今人们对生态科学的认知度,早已

今非昔比,再以此为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他认为,政府部门得负责任,不能让所谓丧葬服务“一条龙”助长臭要面子的攀比之风,阻碍节俭办丧。他还说,他无力改变现状,但他可以决定自己。事实是,不光他自己,他儿子执行他的“遗嘱”来,竟也坚决坦然。

家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当长江客运渡轮驶到江心临近长江大桥时,我们便开始向长江抛撒他的骨灰。这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当年每天早上我都要赶第一班船上班,每每遇到他时,别人都争抢座位,我俩则凭栏一边闲聊,一边欣赏长江的多姿多彩……眼下,他虽踏江而去,但他那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只是此刻的他已与美丽浩荡的长江融为一体,朵朵浪花托起渡轮驶向彼岸。

这时的我才悟出他选择丧事从简的精妙。他把能省的环节都省了,省了占地,省了扰民,省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连方便悼念都考虑到了。今后想看,到江边散步就能看到“他”,这着实比传统扫墓奔波劳累要简单容易得多。此时的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选择,不禁要为他丧事“从简”点赞。



春到林芝桃花美

□ 姜范

“雪域明珠”林芝最温柔的一抹粉红,是春天的桃花。她绝不娇贵,反而带着一份英气



雪山下的桃源。

姜范摄

桃花开了,林芝的春天来了。像在念青唐古拉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绘就的巨幅画卷,红的是桃花,绿的是江水,蓝的是天空,白的是雪山。在数千米的落差中,每一个角度都能感受到雪域高原的壮美和纯净。

林芝素有“雪域明珠”的美称,这个雪域明珠上最温柔的一抹粉红,就是春天的桃花。在林芝,桃花不稀罕,更不娇贵。在山坳里,在河滩上,在公路旁,在民居的院墙边,亲切烂漫地开放着。含苞待放时,是艳丽的粉色。盛放之时,变成淡淡的粉色。那一树一树的花开,像一团团绯红的云,给春天的高原涂上了一层自然健康的好气色。

生来与雪山深谷相依,与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为伴,林芝的桃花全然不似江南桃花的清秀柔美,少了些娇弱,多了份英气。敦厚遒劲的枝干,美而不自知的坦然,绽放着高原生灵的顽强和自然。这些大山深处的桃花默默地等待了许多年,等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终于等到了林芝发展的日新月异,盼到了交通条件的改善,等来了南腔北调的游客。

被誉为最美桃花观赏地的嘎拉村,俨然是林芝桃花的代言人。这个只有31户155人的小村庄,被漫山遍野的桃花包围着,被脚下的尼洋河水滋养着,宛如世外桃源般的静美。清澈的流水从整洁的藏家院落旁流过,黝黑结实的藏香猪贴着墙根溜达着,隔绝了嘈杂和喧哗。今年,林芝第十四届桃花文化旅游节在这里启动,这个美丽的小村庄成了鲜花和歌舞的世界。自然生长的桃花,成了安居乐业的红利。人们在家门口就享受生态旅游的丰厚馈赠,每人能拿到近两万元的年收入。与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这数字足够让嘎拉

骑楼旧街,就像一张古老的明信片,记载着小城人们最深厚最质朴的记忆

家乡的小城有一条骑楼旧街,像一位睿智沧桑的老人,走过百年的风雨,见证着小城的繁华与变迁。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骑楼街是小城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街,街道两边是仿欧风格的骑楼,一律弯弯的门,镂空的窗,门口立着两条四方的门柱,门柱连着长长的回廊,各家的回廊彼此相通,下雨天出行或串门,是可以不打伞的。街道中间的道路用红砖铺就,充满简朴古意。街道两旁的人家便在门口摆摊做买卖,卖各种各样别具特色的东西,成为骑楼街的特色。

街口有两间陶瓷铺,卖五花八门的陶碗瓷碟砂锅瓦盆,有的筒朴,有的精美,物美价廉,每一个瓷器里,装的都是人间烟火里的一汤一饭一菜一蔬,装的是生活的各种滋味。

往里走,有一间打铁铺。打铁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老人,他就像身怀绝技的江湖老艺人,

打盹儿是生理需求,但打盹儿

那会儿经历的可不光是梦境

春困,常常打盹儿。我在春天的中午恹恹欲睡,这时候从远处传来庞大的声响,这种声响似铁锤敲打一只空铁桶,或者一大块洋铁皮,显得空旷而岑寂。

有时,声响并不那么刺耳,让人生嫌,反而有某种催眠作用。从河对岸的一个旧仓库里传出一阵声响,敲几下,停顿一会儿,再敲几下。就像一个人写字,文思不畅,写几个字,想一会儿,再敲几个字。

人是需要打个盹儿的。打盹儿时的声响,是白日梦的一种伴奏。这种声音嘈嘈切切,带有安抚作用。

小贩的叫卖声,灌进耳里:“卖栀子、白兰花耶。”那是春天午后,一个农妇,趁着空闲要把一篮子的幽香推销出去。这让人想起临安城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江南,卖花的少女,是在空气如薄荷般清甜的早晨,踩着唐诗宋词,一段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雅韵。而一个农妇,忙完了地里的活,烹煮了中午餐桌上的简单饭食,到了日头光影悬挂在头顶,便外出卖花,期待多一点花销,她虽少了一点诗意,却多了一份实在。

村村民骄傲。

走进嘎拉村,与来自东莞的援藏干部、巴宜区委副书记孙世宏不期而遇。他知道每栋新房子的来历,熟络地和每个经过的村民打招呼。在林芝的三年,给了他一脸的高原红和越来越多的白发,背也微微驼了,建设者的热情依然在胸中澎湃。巴宜区的67个行政村,分布在10238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走村串户在这里并不容易,去一次通常要走几天,有些偏远的村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用脚丈量了几乎全部的村庄,去过5次以上的村庄超过了58个。

跟随他来到几十公里外的珠曲登村,一路也有桃花相伴。这是他蹲守28天完成的小康示范村,被誉为“最好的示范村”。在东莞援藏干部的帮助下,珠曲登村由破坏环境的木材村,变身为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水果村,42户人家的人均纯收入也超过了12000元。黄昏时分,村里的牛悠闲地回家了,走过村头的文化广场,走过齐备的健身器材,好一幅田园风光。待到瓜果飘香的时节,人们又将迎来甜蜜的收获。

在林芝的母亲河尼洋河畔,茂盛的桃树旁,耸立着庄严美丽的尼洋阁。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中国第一个门巴族和珞巴族文化展示馆就落户在这里,用民族服饰、宗教信仰、建筑艺术诉说着独具特色的藏东南生活习俗和传统

骑楼旧街

□ 梁惠娣

与铁块打了一辈子交道,一块铁片在他的叮叮当当地敲打下,变成各种各样精巧的什物,铁桶、铁箱、铁锅、铁铲、铁锁、铁链、铁钉,还有老鼠笼、老鼠夹。小时候我家里有老鼠,父亲就叫我来这里买过老鼠笼和老鼠夹。

有个旧书摊,里面全是旧书,散发着旧书特有的浓浓的书香。小时候我一有空就往旧书摊里扎,坐在地上,埋头在旧书堆里,翻看着我喜欢看的小人书、连环画、童话。稍长大一些,我看席慕容、鲁迅、苏童,也学着啃《西游记》《红楼梦》等大部头。那时候我小小的心灵在旧书香的浸淫中,埋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旧书摊的老板是个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常常捧一个大大的紫砂茶缸,坐在门口的太师椅上,慢悠悠地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我们这帮只看书不买书的小鬼,他也不恼,一直在用他的宽容收留着我们渴望看书的童心。那时候感觉骑楼街的旧书摊就像一个大大的花园,而我们就像饥渴的蜜蜂和蝴蝶,尽情地在百花中飞舞流连,汲取知识的滋养。

骑楼街的尽头,有一间糖水铺,卖各种各样的特色糖水。有黏稠的糯米糖水,有绿豆薏米糖水,有红豆黑米糖水,有红薯粉条糖水,有芋

打个春盹儿

□ 王太生

春天的声音是听出来的。有天中午,一只蜜蜂在纱窗上嗡嗡,扰人清梦。就神思恍惚地想到童年时,我受寒导致脖颈淋巴结肿大,外婆带着我,去找一老尼,念咒,画符。那是一个春日午后,我坐在慈祥老尼蒲团旁的小凳子上,老尼口中喃喃,用一支毛笔,沾墨,涂抹患处,我打着盹儿,听到了几只蜜蜂,在墙角芝麻花上吟鸣。

午后,似睡欲睡,迷迷糊糊。一只母鸡却在附近“咯咯蛋,咯咯蛋”,你闲,它却忙,那只母鸡因为刚刚生了蛋,呈兴奋状态,就“咯咯”地叫个不停。

打盹儿最规范的动作,是公鸡打盹,闭着眼睛,头一点,一点,沉下去,再沉下去。一只母鸡在得意啼鸣时,公鸡在打盹儿,母鸡和公鸡,各有各的生物表情。

打盹儿时的声响,还有那些收音机。从前,在你吃过午饭,躺在藤榻上迷糊欲睡,收音机里就传出说书声,武松打虎,杨家将,你一边听书,一边打盹儿,午后阳光照彻的旷野,有马蹄声“得得得”经过。

打盹儿,还得见缝插针。邻居刘老四,有一次参加商场举办的打盹儿比赛。刘老四说,10位打盹儿高手,众目睽睽之下酣然入睡,也许还打呼噜,这太好玩了,就报名参加。刘老四是个胖子,本来睡眠就好。刚开始比赛时,刘老四把手机关掉,把衣领解开,尽量放松,寻找自己最舒适的姿势,众参

文化。这座五层塔阁式结构的建筑,既有汉族传统的飞檐翘角的精美,又有藏式建筑典型的五彩屋檐,是来自福建的援藏建设者的心血。

漫山遍野的桃花,见证着林芝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感谢大自然慷慨馈赠给予的山长水阔,感谢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坚持,感谢这些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建设者的奉献,感谢和谐团结的林芝奉献给我们的大美春天。



林芝桃花季:3月15日至4月20日
注意事项:

- 1、林芝平均海拔3100米,昼夜温差大,应预备防寒衣物。
- 2、进入高原要控制饮食,多食含维生素较多的蔬菜水果,以免加重消化器官的负担。
- 3、高原反应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初到高原不可急速行走或过于劳累。户外活动时,应戴上太阳帽和墨镜,以防紫外线灼伤。

头糖水,有木瓜银耳糖水,有芝麻糊,还有最特色地道的毛薯羹。毛薯羹香甜软滑,令人食之难忘。毛薯羹是骑楼街特有的糖水,在别的街吃不到。

糖水铺的对面是一间老牌点心店,店主一家现场制作各种糕点,点心的香味飘遍了整条街。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和面包,还有小城特色的田艾糕、豆沙芝麻圆锥、马蹄糕、红枣糕、沙琪玛、葱油饼、绿豆饼、肉松饼……小城人们喜欢叫上三五知己,往糖水铺里一坐,点一碗糖水,然后冲对面的点心店喊一声:“来几个田艾糕红枣糕豆沙包。”对面“哎”地应一声,一会儿点心就端了过来。人们便在一碗糖水、一碟点心中甜蜜地度过安闲乐悠的时光。

家乡小城的骑楼旧街,就像一张古老的明信片,记载着小城曾经走过的足迹,盛载着小城人们最深厚最质朴的记忆。骑楼旧街的岁月,就像一条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



赛者在轻音乐的伴奏下,渐渐进入打盹儿状态。可刘老四睡不着,他不习惯这种有音乐的打盹儿,而喜欢打盹儿时,听屋顶上有一只鸟在叫。他几次抬头,瞪大眼睛看着别人,然后重新趴下,很快又再次抬头,刘老四不得不中途退出比赛。

打盹儿时,还有近处的市井声,远处的风声、水声、说话声、丝竹声,声声入耳。唐代诗人裴度,坐在凉风亭里打盹儿,耳畔有潺潺声,“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倦床坐,风送水声到耳边”,将睡未睡,饮茗待息,耳边水声,作催眠之曲。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打盹儿时,喜欢听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的演奏,我却拿来午睡的背景音乐。”村上春树说,假如人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更难亲近。他甚至觉得,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自在。假如遇上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

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不想去想,蒙着头,打个盹儿,飘然入睡。

耳根清静,内心里没有聒噪的声响,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打盹儿。

